

小小的我



在富蕴县,第一次见到的人们都会问:“四岁还是五岁?”

我妈说:“再猜?”

“不会吧?难道才三岁?”——他们连六岁都没想过。

我妈笑眯眯地说:“已经过了九岁生日啦。”

令所有人震惊。

于是,他们给我取了个绰号:“小帕克”。

多年后我才知道,帕克是一种炮弹,还没拳头粗。他们大概觉得我就是坨长不大的小铁疙瘩。

去学校报名时,老师也不相

信我已经九岁了,以为我们谎报年龄,非要我从一年级重新读起。直到我做了一份试卷,证实了自己三年级的实力,老师才同意我插班。

她带我去教室,给我安排了座位。然而又过了好几天,同学们才搞清楚原来我和他们一样也是学生。他们还以为我是老师家的小孩,没上幼儿园也没人看管,只好带到学校看着。于是一到下课的时候大家就轮流哄我玩,以为这样能拍老师马屁。

课间操时也总是有人冲我嚷嚷:“谁家的小孩?赶紧领走!不

要在三年级队伍里捣乱!”

我妈当然会为自己的过于瘦小而担忧。但她似乎更受用所有人因我的外貌和聪慧形成的反差而产生的惊奇。

有好几次,她用好笑的语气说:“今天又远远看到你了,走在同学中间,两边都高高的,就你矮了一个头,整整一个头!”

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,并且毫无意义。可她就是喜欢强调我的身高,再顺势斥责我太挑食。

我挑食?

她也不想想自己做的饭有多难吃!

真的,直到跟了我妈,才知道外婆的好——外婆至少做饭好吃。而我妈的手艺,唯一可取之处就是没毒。

她弄出来的那些玩意儿别说吃了,看都没法看。看一眼似乎又重回火车上,又开始了晕车和恶心。

有很多次,我吃着吃着就开始犯恶心,还得强忍着不呕出来。还有两次实在没忍住,真的呕了。

就是这样的:长期分离的母女俩,在其他方面相处得都还可以,唯独吃饭这块,生生磨合了好几年。磨合的最终结果是:算了,还是尽量下馆子吧。 李娟

如果可以这样爱你

母亲坐在黄昏的阳台上,在给我折叠晾干的衣裳。她是来我这里看病的,看手。她那双操劳一生的手,因患类风湿性关节炎,现已严重变形。

自从来城里,母亲一直表现得惶恐不安,她觉得她给我添麻烦了。那日,母亲帮我收拾房间,无意中碰翻一只水晶花瓶。我回家,母亲正守着一堆碎片独自垂泪,她自责地说:“我老得不中用了,连帮你打扫一下房间的事都做不好。”我突然想起多年前,我还是个小女孩时,打碎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——一只暖水瓶,我并不知道害怕,告诉母亲,是风吹倒的。母亲把我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,看我伤了没有,而后揪着我的鼻子,说:“还哄妈妈,哪里是风,是你这个小淘气。”

我笑了,母亲也笑了。现在,我真的想让母亲这样告诉我,啊,是风吹倒的。尽管我一再安慰她没事的、没事的,母亲还是为此自责了好些天。

看病时,母亲反复问医生的一句话是,她的手会不会废掉。医生严肃地说:“说不准啊。”母亲就有些凄凄然,她望着她的那双手,喃喃语:“怎么办呢?梅啊,妈妈的手废了,怕是以后不能再给你种瓜吃了。”我从小就喜欢吃地里长的瓜果,母亲每年都会给我种许多。

带母亲上街,给母亲买这个,母亲摇摇头,说不要。给母亲买那个,母亲又摇摇头,说不要。母亲是怕我花钱。我硬是给她买了一套衣服,母亲宝贝似地捧着,感激地问:“要很多钱吧?”我想起小时候,我看中什么,总闹着母亲给我买,从不曾考虑过,母亲是否有钱,我要得那么心安理得。母亲现在却把我的给予,当作是恩赐。

街边一家商场在搞促销,搭了台子又唱又跳的,我站着看了会儿。一回头,不见了母亲。我慌了,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,如果离开我,她将多么慌张!我不住地叫着“妈”,却见母亲站在不远处的一棵梧桐树下,正东张西望着。看见我,她一脸惭愧,说:“妈眼神不好,怎么就找不到你了,你不会怪妈妈吧?”

我突然泪涌眼眶,上前牵了母亲的手,像多年前,她牵着我的手一样,我不会再松开母亲的手。

丁立梅

M名诗荟萃

她走在美的光彩中

乔治·戈登·拜伦

她走在美的光彩中
像夜晚皎洁无云
而且繁星满天
明与暗的最美妙的色泽
在她的仪容和秋波里呈现
仿佛是晨露映出的阳光
但比那光亮柔和而幽暗
增加或减少一分色泽
就会损害这难言的美
美波动在她乌黑的发上
散发淡淡的光辉
恬静的思绪指明它的来处
纯洁而珍贵
呵,那额际,那鲜艳的面颊
如此温和平静
而又脉脉含情
那迷人的微笑
那明眸的顾盼
都在说明一个善良的生命
她的头脑安于世间的一切
她的心流溢着真纯的爱情

恰到好处的好处

幸福,切不要贪得无厌。房子完全不需要那么大,够用即可。太大了,就算你有那个银两买下来,也是暴殄天物。地球资源有限,你为什么要享用那么多的地盘,剥夺了他人的空间?

食品完全不必那么精益求精,太稀缺的食材,太复杂劳烦的烹制方法,太考究并故弄玄虚的进食环境,都是不可取的。它们所附着的是炫耀的沾沾自喜,而这些,恰好和幸福朴素温暖的宗旨不相容。

配偶不必求国色天香、出人头地,价值观相同,彼此说得来话,相互喜欢,就是神仙伴侣。

职务这件事儿,和你能力有一定的关联,但也和局面牵连,并不是单纯凭着努力就一定达到目的,高下也没有绝对的公平。刨去坏人,这世界上的能人很多,自己做不到那个位置,让别人来做,未必就一定

不妥。僧多粥少的事情,为何非要收入你囊中?

车子主要是代步工具,不必把它看成是硕大的勋章或是族徽,彰显财力、不可一世。那不是幸福的氛围,而是自卑的秽气沿街抛洒。

至于活多久,这可是含有天机的秘密。你不可胜天,不要太狂狷。况且生死并不是胜败与否的决斗,只是无尽长河中的一环。泰然相向,生命之高下并不决定绵长或短暂,更在于丰美和深邃。

身体健康也不必求全,就算体检表上有了向上或是向下的小箭头,我们也可以适时纠正。实在纠正不了,从容逝去就是。幸福是思想的花朵,和身体器官是否无懈可击,并不相关。

恰到好处,是一种哲学和艺术的结晶体。它代表的豁达和淡然,是幸福门前的长廊。轻轻走过它,你就可以拍打幸福的门环。 毕淑敏